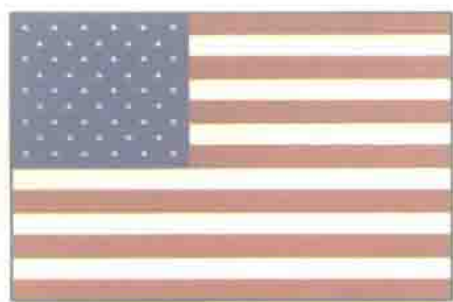


[德] 洛尔夫·温特尔 著

上帝的 乐土？



——一位德国记者看美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上帝 的 乐 土？

——一位德国记者看美国

〔德〕洛尔夫·温特尔 著

苏惠民 龚荷花 苏 笑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Gottes Eigenes Land?

Werte, Ziele und Realitä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Hamburg: Rasch und Röhring, 1991

根据汉堡拉施—勒林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杨志芬

封面设计: 丁 品

本书中文版专有出版权为世界知识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摘编、节选、转载,
违者必究。

上帝的乐土?

——一位德国记者看美国

〔德〕洛尔夫·温特尔 著

苏惠民 龚荷花 苏 笑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编: 100005)

北京智高照排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6.75 字数: 167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5012-0593-0/1·59 定价: 4.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的话

本书是一位德国新闻工作者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作者洛尔夫·温特尔 1927 年生于德国北部的吕贝克市，24 岁即担任一家日报的主编，后来在波恩和美国从事记者工作 20 多年，也曾先后担任德国著名的《地理杂志》和《明星》周刊的主编，曾著《美国佬滚回去》、《希特勒应运而生——还可能死灰复燃》等书。据曾与温特尔共事并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德国著名摄影家米夏埃尔·弗里德尔先生向笔者介绍，温特尔曾是美国的崇拜者，先后去过美国几十次，还曾作为德国的常驻记者在美国工作多年，对美国十分了解。经过几十年的考察和思考，他从美国的一名崇拜者变成了一名批判者。

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谁若胆敢说美国不好，就会被扣上“赤化分子”的帽子。温特尔曾被一些人说成是“反美”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温特尔对美国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这在有关美国的无数著作中实不多见。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愿意虚心借鉴外国的一切先进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先进的东西，什么是落后的东西，什么适合我们的国情，什么不适合。常言说，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只有保持清醒和冷静，才会真正学到别人的长处，避免他们的问题。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作者在书中也涉及其他国家，表达了作者的见解和好恶爱憎。作为译者，我们对此不想评论，相信有鉴

别力的中国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至于翻译中的不妥之处，如蒙指正，不胜感谢。

1993年5月

目 录

原出版者前言	1
序	2
第一章 美国的形成时期	13
第二章 世界的骄傲	46
第三章 现实资本主义	82
第四章 领袖	121
第五章 “自由世界”	150
第六章 万恶之源	177
第七章 价值共同体	191

原出版者前言

这本书以大量的事实，说明美国的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败。作者洛尔夫·温特尔不承认美国有能力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他全然反对美国有权建立“世界新秩序”。

如同温特尔先生证明的那样，美国是暴力的产物，从来不放弃把暴力作为推行其政策的手段。作者详尽地笔录了美国依仗暴力掠得的政治和经济好处。美国最新的暴力表现是1991年春发动的海湾战争。

根据作者所述，美国与饱受战争灾难的国家不同，它对战争的残酷缺乏感受，尤其是本世纪几次大的战争均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了复兴，多次使美国摆脱了萧条，进入经济高涨。

最后，作者剖析了美国的国内状况，当美国自称“自由世界”的领袖时，美国国内并无自由，到处是万恶的种族主义，它不配宣称“自由世界”。作者说，“自由世界”里有暴君和盗窃狂，也有德国的纳粹分子。他认为，初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事实上，制造大屠杀的德国人和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美国人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序

用政治行话说，这是一本“反美”的书。对这一点我不讳言。“反美主义”是一句封他人之口的蠢话，不会给这个词的发明者带来殊荣。据我之见，没有人“反美”。为什么要反美呢？就我而言，我无意反对大峡谷^①，相反，她备受我的偏爱。我亦不反对达科塔的荒原。我爱美利坚合众国这片大地。然而，美利坚合众国被错误地简称为“亚美利加”。要知道，“亚美利加”是南北美洲的总称。我相信，众多满怀忧虑地关注着这个国家政治状况的人们都有同感。

同样，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反资本主义”的书或“反帝国主义的”书，亦或可以说是反对美国军国主义的书。美国的穷兵黩武实在使人难以忍受。“反美主义？”——我建议把这一蠢话留给科尔博士，他喜欢用这类词。

像我此前发表的《美国佬滚回去》和《美国的狂妄》两书一样，这一本书也是怀着满腔激忿写成的。当我将美国那种自命不凡与其真实情况对照一番之后，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激怒，然而，不含仇恨。到头来，这一本书又是一部“偏见”之书。自我的《美国佬滚回去》出版后，人们经常这样指责我。

我始终不懂，为什么提出这种指责。因为《美国佬滚回去》言之有据，证明美国是一个惯用暴力的国家。就这个命题而言，不

^① 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大峡谷，被辟为国家公园。——译者

存在“另一方面”之说。美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暴力国家。谁指责这个命题是偏见，那就是为暴力辩护，至少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事情并不那么严重，好像这种不堪忍受的暴力也事出有因。批评者们指责说，“美国也有美好的一面”。难道为了不被指责为偏见，我真地需要先写美国的残暴，再着笔于它那超群的筑桥本领，建摩天大楼的技术和篮球技巧吗？

像《美国佬滚回去》一样，这本书也不是按照科尔博士为了国家利益要与美国建立“价值观念共同体”的精神写成的。这本书更多地是揭露在赢得冷战后正着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这个大国的种种不光彩行为。

如果美国仅仅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它应该扮演的角色，那么，这本书也就失去了它的基础。显然美国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它自认为负有世界使命，要统领全球。历届美国总统都宣称负有拯救世界之责任。尽管美国的货物出口每况愈下，但是，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在出口“美国生活方式”，而且颇有成效。只要看一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就会明白这一点。

语言、广告、尤其是社会和经济发 展、文化、广播、电视、犯罪、暴力——这一切的一切，都清楚地表明这个共和国正在加速美国化。凡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东西，都急切地加以吸收：从胡闹的呼拉圈，麦当劳食品和震耳欲聋的低级摇滚乐，还有许多（不是所有的）五花八门的污秽音乐及装腔作势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充斥着德国的舞台。

尤其严重的是，起码从 1949 年以来，这个共和国广泛引进“美国生活方式”，以至于这个共和国仅仅成了一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和国，事实上成了以美国为样板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这一点不是在目睹了金融巨头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所作所为后才清楚的。联邦德国和美国一样，成了一个掠夺性的国家，也像美国一样，上层是巨额财富，下层是令人窒息的贫困。正如社会学家胡斯特所说：“我们社会日益增长的财富与

日益严重的贫困化成了鲜明的对照。”像这位社会学家的话，美国社会学家们早已说过多少遍。

据慈善机构的统计（科尔或布吕姆先生是不会给我们提供这类统计资料的），在西德，约有 15% 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在东德完全按照美国的秩序要素——“市场”——从事经济活动，那么，只有鬼才知道 1993 年那里将会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1991 年夏，西德有 100 万人无家可归；预测说，到 2000 年将达到 200 万。而且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前民主德国的兄弟姐妹们也会加入这个行列。大概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这里将会出现美国状况，估计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富足者对穷困熟视无睹。

由于科尔博士大胆地吞并了民主德国，他最后一次的税收改革计划已成废纸。计划许诺减轻纳税人 250 亿马克的负担，其中一半以上是奉送给 20% 最高收入者的。这和建立美式资本主义有什么两样？在美国，富人的需要就是国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1990 年夏季修改社会救济法的结果，却使每年用于救济穷人的费用削减了 5 亿马克。在现实资本主义的美国，里根先生对他那受利己主义熏陶的公民不就是如此干的，而且干得很成功吗？

还有，1990 年只有 62.7% 的国民收入到了劳动者手中。这个百分比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低的。在俗不可耐的资本主义美国，这种如出一辙的发展趋势不是早已存在了吗？美国“小人物”的实际收入一降再降，而上层越来越多的百万富翁却骄奢淫逸。

在德国的大都市里，甚至乡镇上，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儿童犯罪团伙。那些宣扬暴力的美国影片充斥我国电视，毒化我国儿童。凡是注意到这一点的人，还会对儿童犯罪感到奇怪吗？德国的儿童犯罪团伙采用美国名称，不是正合逻辑吗？10 年之内柏林将会出现今日洛杉矶的状况：青少年犯罪集团一年造成数百人死亡。这种情况还能扭转吗？

至少近百年来在美国司空见惯的团伙犯罪现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德国泛滥。各州内政部长们警告出现“美国状态”。“美国生活方式”经常被作为“价值观念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备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不出现美国状态呢？

在德国，恶性犯罪呈危险的上升之势。怎么会不上升呢？它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合法的产物。美国人早已领略了这一点，因为美国在恶性犯罪方面居世界各国之冠。

只有美国才有贫民区吗？现在，德国城市中也出现了贫民区，像纽约黑人区对纽约造成恐怖一样，德国城市的贫民区同样也会对上流人居住区造成恐怖。这种恐怖带有某种正义性。

政治腐败恰恰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征。200年前的乔治·华盛顿不是硬把5说成偶数吗？人所共知，今天，腐败也蛀蚀着西德的政治机体。难道在德国最美国化的城市法兰克福腐败最严重，纯属偶然吗？洛塔尔·施佩特先生比美国绅士毫不逊色。政党的财政丑闻已接近美国水平。

自美国建国以来，与“大亨们”相联系的政治权力一直统治着那个国家。德国的情况又如何？在德国，“大资本”早已成为重要的权力因素，并能确保他们在立法时不受损害。

那么，在社会政策方面呢？在这方面，德国也在搞“价值观念共同体”，并且像华盛顿一样，认为穷人是咎由自取，失业者都是懒汉，黑工、领社会救济的人都是寄生虫。

美国不是有臭名昭著的“军工集团”吗？和“那一边”^①一样，在德国，军工起码正在与国家携起手来。自从戴姆勒—奔驰公司决定从“防务”方面赚点钱之后，它已经从税款中捞了43.73亿马克。这就是证据。

华尔街那种备受吹捧的交易所的发财方式，在德国也是不犯法的。体育成为一种“买卖”起源于美国。德国人急起直追，已

① 指美国。——译者

为电视转播足球比赛付款 7 亿马克。国债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李·亚科卡称国债是在虐待儿童，因为借债的这一代人永远不可能还清这些债务。美国在发放国债的国家中独居榜首，德国正在向美国靠拢。

如此等等。日益增多的美国化迹象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正在小步不停地奔向“美国生活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而且是对内对外都不能带来和平的低级资本主义。

这本书就是要证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正向美国式演变——不是期望过文明生活的理想社会，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同时还将证明，200 年来竭力用资本主义组织美国社会，把美国变成社会样板的尝试已经明显地、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美国不是一块“上帝的乐土”，而是富人的乐土。在这个国家里，统治者以极其卑贱的方式把公民降为经济对象。已经证明，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千百万人的尸体上发展起来的：读者可以从本书中看到资本主义是怎样起家的，是怎样实现工业化的，以及今天的状况。像美国的恶性案件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一样，在工业化社会条件下，美国死于工伤事故的人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这绝非偶然。

那么说，美国根本不是“上帝的乐土”，而是“魔王之国”了？

也许不能这么说。美国也许不像久居那里的托马斯·曼^①所“深恶痛绝”的那种“暴徒之国”。事实上，美国的暴徒总是比别的地方多一点儿。由此可见，无论在大街上或者在官府里，美国的文明及其社会政治气候对暴徒来说显然是适宜的。

至于说“魔王之国”，这个自命世界秩序捍卫者的大国还缺乏思想深度，没有思想深度，甚至魔鬼都不能成为魔王。美国的特

^① 1875—1955，德国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希特勒上台后，长期侨居美国。——译者

性恰恰是肤浅。这个国家没有人文思想，主要是靠掠夺起家的，尤其是靠肌肉之力和柯尔特手枪发起来的。这就不可能不留下恶果。美国人心目中的榜样不是持重的、有自知之明的哲学家或国务活动家，而是霍帕龙·卡西迪。这个国家的特征更多地是一个“强盗之王”，一个见利即抢的掠夺者，而不是一个怀疑论的思想家。霍帕龙·卡西迪也好，“强盗之王”也罢，他们都不是人面魔鬼，而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产物。

简言之，这个国家的特征是赤裸裸的物利主义，而物利主义则是感情表面化，是思想深度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布什先生表现得淋漓尽致。1991年1月，波斯湾战争爆发前几天，布什先生不谈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而是大谈要狠揍萨达姆·侯赛因的屁股。

仔细观察一下，美国除了物利主义别无任何思想；他们的自由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他们对物质的疯狂追求。为此，他们寻找意识形态根据。“自由”只是一个言之无物的辞藻。“美国梦”仅仅是满足其物质追求。美国自由的真实表现是：国民机体的严重扭曲、贫民窟、无家可归的人、流离失所的精神病患者、为生活所迫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贫困之中的儿童、败落的城市和只有1/3得到社会救济的失业者。这一切千百次地揭穿了总统关于“消灭贫困”的诺言。

美国的自由观造就出一个社会，它把整个西方世界引向暴力、犯罪和腐败，也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行为，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一个财字，即追求物质利益。对此，世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从贡纳尔·米达尔^①口中知道了。自那时以来，暴力、犯罪和腐败愈演愈烈，就连这位熟知美国情况的瑞典人也没有料到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用《纽约时报》一位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生活”的社会。奇怪的是，德国总理却要与此社会建立“价值观

^① 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译者

念共同体”。恰恰是这个社会正在踌躇满志地向全球输出它的秩序观，企图领导“世界新秩序”。

世界是否将受到“美国世纪”的左右，还是个未知数。无疑，美利坚大帝国改变世界的欲望是有的。但是，它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有迹象表明，虽说庸俗，却还有生命力的资本主义还处在全球性扩张的开始，但另一方面，至少也有同样多的迹象说明，这个世界秩序大国患上了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不治之症。

“美国世纪”到头来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世界其它各洲是否也在做“美国梦”——掠夺的同义词——，即它们是否也像德国一样“美国化”，或者像欧洲其它地区那样保持并加强社会启蒙教育，使人们懂得正确运用自由，懂得自由的道德性和自我克制性以及自由的难度。一言以蔽之，取决于文明。

诚然，美国今天的强大、份量和能力，使它能够做“美国世纪之梦”。这纯属偶然，而不是美国真有充当世界领袖的能力，只是美国自己把他们的物利主义看作一种思想，即富人的理想。

所谓偶然性，就是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它国家耗尽了一切力量，美国却能安然无恙地壮大起来。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只有美国一家拥有巨大的原子弹“大棒”。正是这根大棒像磁铁一样，把“自由世界”吸引到美国周围，而不是美国有什么高超的治国本领。当“自由世界”受到斯大林及其对世界秩序的设想威胁时，当别国人民战后忍饥挨饿、清除战争废墟时，美国因未受战争伤害，可以施舍玉米、奶粉甚至美元，以换取对它的忠诚，使它赢得了吸引力，成了世界领袖，这并非因为它的内部状态有多么好（本书在另一章节将谈及这一点），实际上，它的内部状态过去和现在都是令人反感的。除了强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显示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今天，尤其是近10年来，昔日的富足亦不复存在。因为这个发战争财的富有国家已经债台高筑，事实上它已无力偿还自己的债务。这再一

次证明，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不会蓄财。这个国家的财政和社会都已混乱不堪。假如亚洲人、欧洲人和阿拉伯的石油富豪明天不再买美国的债券，这个庞然大物就会立刻崩溃。因为它的强大是靠输血来维持的，更是靠各式各样的“大棒”装扮出来的。它有意通过无以复加的军事机器来炫耀自己的强大。

这种语调的确有点“反美”。

不过，这种语调是求实的，而且天天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语调，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因此，联邦德国总理创造的这个词^①——恕我借用一句德国方言——纯属胡说八道。正如德国人、喀麦隆人或蒙古人一样，当然美国人也不是一个政治整体。美国也有人对社会的不公正感到愤慨，也有人为他们国家的穷兵黷武吃尽了苦头。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家中不乏聪慧和勇敢的人，正是他们的卓识使我能够写出《美国佬滚回去》、《美国的狂妄》和现在这本《上帝的乐土？》。

在这个以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国家里，社会自由派当然没有发展机会，更不可能成为勇于抵制穷兵黷武的反对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他们未能阻止美国特有的政治态度的形成和发展，即一方面是穷兵黷武，另一方面是缺乏共济感；一方面是种族主义，另一方面是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和世界救世主的思想。

按科尔博士的意愿，这些都是不许讲的。他经常以激动的声调，回忆他上小学时曾喝过美国捐赠的奶粉。从此之后，他就不许有任何形式的“反美主义”。

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无知地、奴隶般地把自已与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鉴于这个大国的国内情况和对外表现，起码应该说这种联系是极成问题的。如果不是地地道道的臣属关系，那么是什么妨碍科尔博士和他的朋友们同美国建立应有的坦率关系呢？又是什么妨碍科尔等人认识美国的实情呢？这种罕见的偏执，这

^① 指“反美”。——译者

种对事实熟视无睹的亲美态度是怎么回事?因为按照起码的尺度,政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问题在于,不仅是德国,而且整个欧洲在同美国这位教父交往时,必须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和勇气,必须建立欧洲内部秩序,防止美国化。例如 1991 年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提出了那个早就该提的问题,即欧洲是否甘于长期让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而且随时有权把欧洲当作助手来支配。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像根舍先生竭力鼓吹的那样,在“欧洲大厦”中要永远为美国保留一个套间。问题还在于,将来欧洲是否还准备像 1991 年海湾战争那样,甘愿充当美国的军事附庸,或者应该发挥独立于好战的美国的作用。这种认识来自于痛苦的经历,而美国却没有这种经历,即任何战争都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这个问题是血淋淋的事实。

这也涉及政治是否干净的问题:一个主要靠军火工业支持的盟主,搞令人作呕的“胜利大检阅”。欧洲怎么能与之相处呢?这对欧洲的自爱不是枝节问题,而是核心问题。就是这位盟主在华盛顿宪法大街上、在“英雄谷”和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用气球、震耳欲聋的音乐、彩带、彩纸和表演,狂热地庆祝 1991 年在伊拉克的屠杀业绩。难道科尔博士、难道欧洲真地要把它作为“价值观念共同体”的伙伴吗?难道这些把一场血腥战争当作一次成功的狩猎,用香槟庆祝胜利的放荡之人是我们休戚与共的“美国朋友”吗?至少有 15 万人丧生,而凶手们却纵情欢乐,好像欢度狂欢节。难道这种人还将领导欧洲人吗?那位布什先生在祝贺他的“英雄们”时已经谈到下一次战争,他还配作我们“自由世界”的最高统帅吗?

过去的 200 年证明美国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没有能力保持和平。起码过去 50 年的事实证明,自从美国成为“天字第一号”后,对外它从来不是处在和平中,而是处于战争的前期。在今后的岁月里,姑且说五年吧,美国还会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可怕的规律性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暴力狂的

国家，正是这样周而复始地派遣它的“英雄们”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去开枪开炮，也就是用屠杀的办法建立华盛顿想象中的秩序。欧洲想成为这方面的伙伴吗？

像科尔博士及其朋友们那样甘愿作美国的驯服追随者，甚至模仿美国的价值观的人，必须知道自己染上了好战的瘟疫。下一个“伊拉克事件”肯定会流更多的血。如果科尔博士得逞的话，德国青年也要陷进去。到那时，他们中的部分人将被装进锌制棺材里或“尸体袋”中运回来。这样德国就履行了迄今尚未履行的对美义务。

欧洲需要保持距离，需要批判地保持距离。欧洲需要主权，世界需要一个有效的世界秩序卫士，即联合国。应该使联合国有能力，在必要时能够与一个大国抗争，必要时能够制止那个不断威胁其它国家的大国。那个大国像 600 磅重的大猩猩，在世界政治中长期为所欲为，1945 年以来，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干涉，没有干好事，没有干一点好事，而且从来不知弃恶从善。

如果这就是“反美主义”，那么，这种“反美主义”与东欧处于“黑暗年代时”的“反共主义”一样，合理合法。罪恶的军国主义和狂妄的帝国主义不会因为资本家所为，而非共产党所为，就变成了文明的慈善行为。

“魔王之国”？还是“上帝的乐土”？

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它的强盛带有偶然因素。它的行动乖僻，但却不是魔鬼。它是一个泥足巨人。前不久，还出租自己的“英雄”^①，因此，不能说它是一个魔鬼。这个国家可能因为迷恋功利主义而完蛋，但还不能因此就说它是魔鬼。“魔王”之说带有仇恨之意，它与科尔博士及其朋友们，尤其是他的墨客朋友们，及其吹嘘的那种所谓上帝乐土之说一样，都是不对的。

① 作者把 1991 年初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视为雇佣战争，因此产生“出租英雄”之说。——译者